

女性独白

最新系列随笔精华

青年 就是GO

陈祖芬

女性话题永久而神秘

女性独白敏感而真诚

华艺出版社

女性独白最新系列随笔精华

I267

310

青年 就是GO



陈祖芬 著

APR 16/07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年就是 GO/陈祖芬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4
ISBN 7-80142-046-2

I. 青…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 (98) 第 08062 号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印数 0001—10000

850×1168 1/32 10.375 印张 235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046-2/I·024 定价: 16.50 元

目 录

青年就是 GO	1
白色网球鞋	3
当小狗的故事	5
我在海上拉响了汽笛	7
飞机情缘	10
自个儿冲着墙壁哭	12
窗外有棵白杨树	17
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	20
洛桑姑娘与大熊猫	27
我的芭蕾生涯	35
我的电影史	39
倒行逆施的快乐	42
女孩	44
七个女孩和一个情人节	47
世界是由不安分的人创造的	53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姑娘	57
因为还小	60
失散的亲人	63
一路奔跑	67
一份好心情	71

淡云飘浮	74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才子	76
真的就是胡乔木	81
王蒙说：本来想“属”得雅一点的	87
谢晋拖着一只喔喔叫的鸭子	89
王成喜四则	94
乔羽——最上镜先生	97
就想嫁武生	100
跨世纪人才	102
爱上了这一个钟馗	104
刘恒：愣不穿西装行不行？	107
刘恒说：把枪准备好	112
马雪枫	115
维熙树	118
“大侠”金庸	124
永远的金庸	126
查良镛先生在北京	129
金婚不沉默	133
深圳有个外来“侯”	139
樵夫曲	142
一个葱绿的文化醉人	150
“戏妖”魏明伦	155
男孩	161
女孩，推倒积木重来	166
“少儿”不宜	172
喜欢他才叫他小丁	174
都市里的精灵	176

成人幼儿园·····	179
活得很认真的朋友们·····	181
不参加追悼会·····	184
节前、节后、准节日及其他·····	187
团团转一族看什么·····	191
亲密的尴尬·····	193
大自然的脾气·····	196
虎也温柔，狗也多情·····	198
感悟鸟语林·····	202
从广告叫卖说起（外一篇）·····	205
再谈我们这一代能学会排队吗·····	208
龙头股·····	210
圣洁的婚礼·····	212
没钱的单身汉·····	214
你好我好·····	217
江南女子和市长论坛·····	220
绝活绝唱·····	226
斯塔克的征服·····	230
和羚羊一起奔跑的日子·····	234
北京有只鸭·····	238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244
艺术的尊严和人类的苦难·····	248
绿——生存空间的最高境界·····	252
大皮鞋·····	254
被当成杰克逊之后·····	257
被杰克逊牵连之后·····	261
迪斯尼的鞋兄鞋弟·····	264

永远的准舞鞋.....	266
曼彻斯特奇遇.....	274
劳埃德.....	278
我的莱斯特.....	282
卓别林和食堂长.....	286
你的冰箱能拉开吗.....	288
美人伸进纤纤玉手.....	290
南洋姐和原子弹.....	293
港人的混血语言（外一则）.....	297
港人的混血语言（外一则）.....	299
本来没有什么好笑的.....	301
不潇洒.....	304
小女生.....	307
信心十足的爱.....	315
田野大地走出一生的理想.....	318
风调雨顺看澳门.....	322

青年就是 GO

有人说：假如你现在是 20 岁……

假如？为什么是假如？我是说，当我做事的时候，我不大会想到我不是 20 岁。

我做的事，其中一件是写文章。总有人问我每天什么时候写作？我说不知道。真的，我说不上来。去年 10 月住在大连写。可能写到凌晨 4 点，也可能凌晨 4 点醒过来爬起来写。没有生物钟，没有作息时间表。冰箱里存上矿泉水、牛奶，渴了喝水，饿了喝奶。把沙发、茶几、座椅全搬到写字桌旁，好铺开我的采访笔记。一圈铺开的笔记把我和写字桌包抄过来，关进自筑的“围城”。然而思想在笔记堆里、在稿纸堆上跳跃，精神跟着我采访的故事跑。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最开心的事——最想做的是最开心的事。我在“围城”里写了一篇 9 万多字的文章，就叫《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

别人说，12 点以后工作伤身体，你又不是 20 岁的人，

20岁的人也不能一个多月天天这么“胡来”。我说太棒了，那我就比20岁还20岁。

我为什么要提醒自己不是20岁？为什么？如果经常提醒自己不是20岁，那还能有年轻的心态和年轻的眼睛和年轻的文字吗？我想写就写，不管是12点以后还是20岁以后。思想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像太阳射在奔腾的大海上，浪花翻卷，霞光闪亮。

不写的时候，写累的时候，我买菜洗衣擦地，全都做不来但全都做起来，觉得在家务劳动中最能获得成就感——呵，菜买回来了，家里面包水果饼干什么吃的都有了！我喜欢做饭晾衣擦地全面施工，把所有的活计铺开，在几间屋里来回冲刺。好像灰姑娘拼命做那做不完的活，生怕继母从宫廷舞会上回来又要斥责她。

其实，我有不轻的这病和不重的那病。不过，我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能做的事，该做的事。就不愿把自己放到医院里像翻烙饼似地查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想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想到了就去做，GO！那么，你总是20岁。

美国一本青年杂志叫《GO!》。青年么，想到了就去做，不犹豫不耽搁不前思后想不前怕后怕，青年就是GO！

可能做错，可能做了未必该做的。但是无暇后悔，更无暇忏悔。晃晃脑袋，把逗留在脑门上的头绪全给它甩出去。迈开脚，这就去做下一件事，GO！

那么，我们都是20岁。

白色网球鞋

又有电话要我写美容方面的文章。叫我这个美容盲谈美容？我笑。放下电话更笑。咯咯咯咯一通后，人小了5岁。

有人敲门。我从里屋跑出去开门。来说：你妈在家吗？我说不。他说，某某托他把这包材料交给陈祖芬。我说你是找我妈还是找我？他说我找你妈陈祖芬。

我是我妈不是陈祖芬，不不，我是陈祖芬不是我妈。

我大笑。来人傻笑：陈祖芬会写文章，陈祖芬的女儿会笑。

咯咯咯咯。

我想起有一次和我家先生去某大学图书馆。我先生轩昂地挺着伟大而庄严的肚子，他准保从娘胎里一生下来就是教授，在图书馆里走动如入无人之境。但是我被喝住了：“学生，过来！”天，我生来不像教授，可又实在不是该校学生，我怕无法混进图书馆看书了。“学生！把你的书包放那架上！”哦，门口一个大书架上，放着很多学生的书包。

怕我窃书？我乖乖把帆布背包放书架上，又乖乖地取书、读书。平日去超市，服务员叫我先存包，我就有一种受辱感，就常常扭头便走。但这一回，我暗自得意——我打入该校图书馆了。

而且，我多么多么喜欢校园生活。

而且，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不是学生。

我总在做功课（文章）。我的包里永远装着纸、笔和一旦排队等候可阅读的东西。我有一大堆的网球鞋，这是我上戏剧学院时就穿的，那时几元钱一双现在十几元钱一双，一年四季和我结伴和我形影相随。平时穿旧的，出门穿新的，出远门可能穿一双再带一双。能够和白网球鞋相谐相投的，只有简单的衣着和不化妆的面孔。两只脚往白网球鞋里一伸，人就有了动感，就感到生活在向自己走来，生命在向自己走来，就想学习想吸收想探索想创造想咯咯咯笑。

无论如何，我是不要化妆品，就要网球鞋的。

当小狗的故事

“我什么都自己做。”我对一位女作家说。

“我也什么都自己做。”她说。说大衣都自己放在洗衣机里洗，然后自己熨。

我不会熨衣服。如果家务劳动也有 ISO 国际认准的话，我的家务活一样都不会合格。事实上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做饭。我家的锅全是残疾锅，有缺胳膊断腿硬伤的，有大面积烧伤的。我只买最低档的锅。买的时候就想着它烧糊时的模样，而且觉得很可能第一次煮东西就成残疾。

我也收拾屋子。我说“也”，是因为平时不大有时间收拾。有什么客至，就把餐厅（兼会客，一厅两用）堆的书本杂物全抱进我的工作间。我的工作间就常常堆放着铁罐、木盒、单位发的米、油、待穿的鞋、脱下的外套，工作间兼贮藏室。有的客是来找我家先生的，我懒得收拾自己，干脆把自己也贮藏起来，倒也简化。

任何劳动都包含着创见和乐趣。有人送我一只云南的

木制象。浑厚祥和，叫人好喜欢。可是北京干燥，大象背上裂开三条纹。怎么办？我们手上皮肤干裂了用擦手油，对，给大象也抹点擦手油！我重重地往大象背上抹了一道两道三道油。果然木纹愈合了。但是那油却变成深棕色，怎么也擦不掉。大象背上有了几道斑马线！一无办法！不，有办法了。日本写《望乡》的女作家送过我一只精致的编织的名片夹，红色带条纹的。我把名片夹拆开，搭在大象背上，自然绚丽，好像大象就是披着这样的编织从西双版纳走来的。

一位杭州朋友送我一只小布娃娃，说是像我。另一位北京朋友送我一只胖娃娃，我觉得像我家先生。我把两只娃娃放在一起照张相，我先生拿去放大了挂在卧室里，就成了我们的“结婚照”。

我先生的工作压力太大。我出差前打电话给好友，请她多关照我的先生。她问关照什么？我说一是叫他不要忘了吃饭，二是叫他不要忘了喝水。她说喝水他还不知道？我说他常常觉得脑子空了，灌上一杯水，脑子又好了。你得多打电话催他喝水。

一群红领巾到我家来采访女作家。我不谈写作谈家政。我说我像小狗一样在地上爬着擦地板。我说我喜欢当小狗。我想，一个人，能够挺灵活地趴在地上擦地板，就会有灵感地坐在桌前写文章。

我在海上拉响了汽笛

我上到拖船最高层的右边，趴在栏杆上看海。栏杆宽宽的，我完全可以从栏杆里钻出来“蹦极”。突然，船左右摇晃起来，好像想把人从左边抛向右边，再从右边抛向左边。有人拨拉我一下，我不知怎么在左左右右的晃荡中，就被人轻轻拨拉进驾驶室。他用一个最简明的动作示意我呆在室内。那动作简明到我都没看到，只是感觉到了。我跌向椅子，又跌向墙边。他还站在驾驶室门口。如果我从室内跌出去，他也会轻轻一拨拉把我再拨拉进室内。

我们一队北京人，一起在山东省日照市上了这艘船。我和很多同行还不怎么认识。譬如把着门口的这位大汉。我扶着什么物件站稳了，就对他顽笑：你不会掉下海吧？

我笑笑地望着他。但我吃惊了——他为什么脸红？哦，他不是我们北京人？他就是船上的？我居然还问他会不会掉下海，这叫人怎么回答？他不知怎么回答，就脸红了。后来我看到，他不脸红的时候也是红脸大汉。

我再不敢说什么，只是看着船长开船。我只看到他的背，他那穿着灰上衣的高高大大的背。他正在把自己的拖船顶住一艘巴拿马船，让那船调整到和航道一个方向。我好像觉得他是用自己的灰色大背在顶住巴拿马船，好有力量。

灰色大背身后，有一把高高的木椅，好像饭店里为幼儿准备的高椅。红脸大汉或灰色大背都不会理我，我干站着又有点乏味，干脆坐上这把高椅，坐在驾驶室里唯一的这把椅子上，可以看得很远。我双臂往椅子扶手上一搁，产生一种伟大感——有一次在颐和园，我往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一坐，双臂往椅子扶手上一搁，在照相机镜头前想作太后状。可是那天我穿一件绿色加白块的T恤，照片出来我一看，整个儿一个青蛙太后。

无论如何，坐在灰色大背身后的高椅上，有一种自得的快乐。这时就见灰色大背用右手拽住屋顶上的木把，拉了两下，拖船响起了两声汽笛。那么响，那么远远地铺开在海面上。我跳下木椅，走到灰色大背身旁，看着屋顶上那个奇妙的木把。我多想多想拉一下。我用手指头轻轻碰一下木把。我用手又摸一下木把。“你拉一下吧。”红脸大汉开口了，每个字都说得硬硬实实的，叫我想起山东的煎饼。吃煎饼长大的人，人也瓷实，心也瓷实。

我怯怯地看一眼灰色大背。他没说话。我也没看见他的脸。只是感觉到，他用沉默的背，表示我可以拉一次。

我伸出右手拉一下，不响。再拉，还是拉不动。我使劲使劲拉，我整个人我全身就吊在右手上，即在那个木把上了。我的身体晃来荡去的。

不不，这只是我的感觉，我想象中夸大了的感觉。我

第三下拉响了汽笛。我把很大的声音放在很大的海上。我在很大的海上放上很大的声音。

哦！我一蹦老高。

我忽然想：我的伤怎么好了？来日照前还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今天上船的时候就觉得行走自如了，而且禁不住地老想笑，找茬大笑。要是在房子里，这样的笑对旁人是一种骚扰。但是在海上，面对这么大的大海，还有什么可称大的？如何地笑，也被一阵海风卷去了。

海风卷去的，连同我的病痛。

我多想说：给我一片海。我想，红脸大汉会硬实而简明地说：拿去吧。或许，我已经拿了一片海了，在我拉响汽笛的时候。

飞 机 情 缘

醒了睁不开眼睛，赶紧想，赶紧赶紧想：我现在在哪里？香港？深圳？哦，在日本，日本。

飞机坐多了，好像得了一种飞行综合症，常常醒来不知身在何处。有一天醒来想，我是在重庆？大连？北京？是在北京？大连？重庆？哦，今天是在北京家里。昨天下午从大连回来，今早9时30分要去机场，飞重庆。嗓子嘶哑，先灌冰水，再打电话找W君。占线，占线。那么打电话找I君，请转告W：“我月底从重庆回来，下月1日和W一起去汕头，最迟4日返京。”“哦，你最迟4日返京，然后去汕头。”“不对，我是1日去汕头，最迟4日返京。”“哦，你可是4日去汕头是1日走？”

好像自己和I君合说了一个小段的绕口令。

再灌冰水，再拨另一个电话号，占线，占线。赶紧发电传，定下5日的日程。

现在，Let's go! 上机场。